



新申中國青年文庫

著 樂 爾

義主國美論

店書聯三知新·書讀·活生



摩文年青國中新

義主國美論

著 柴 兼

知新·書讀·活生

店書聯三

94 · C39 · 36K · P.126 · \$ 3.4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八月第一版

一九五〇年三月第二版

新華印刷廠承印

北京造 3001—8000 冊

•總 管 理 處•

北京西總布胡同二十九號

•各 地 分 店•

北京王府井 上海南京路 蘭陽太原街 廣州漢民路

天津 濟南 西安 長沙 開封

香港 大連 哈爾濱 重慶 漢口

目 次

第一章 什麼是美國主義.....(一)

一・麥克考密克的話 二・就是法西斯主義

第二章 大本營.....(四)

一・N A M Z I S 二・華爾街衝鋒隊 三・一個例子

第三章 育育的小雞.....(二九)

一・母雞——自由同盟 二・一羣小雞

第四章 規模已具.....(四六)

一・反新政 二・軍人干政 三・祕密警察

第五章

既成事實……

(五五)

- 一・質的變化 二・蒙特法案 三・反勞工法案 四・種族歧視
- 五・思想統制 六・戰爭販賣 七・加強獨佔

第六章 法西斯的辯護人……

(五六)

- 一・美國例外論 二・幻想種種 三・理論一般

第七章 人民沒有沈默……

(五九)

- 一・坦率的警告 二・人民的力量 三・一個重大的標誌

第一章 什麼是美國主義

一 麥克考密克的話

美國芝加哥論壇報的發行人麥克考密克 (Col. Robert McCormick) 在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對一羣英美記者談稱：杜魯門總統和華萊士『都要把我們帶向共產主義過了一半以上的路了。』這話是何所根據呢？他說，『假使你們讀了杜魯門先生今天早晨的演說和華萊士先生幾天以前的演說』，便可以得到上述結論的。華萊士先生一向代表著美國進步人民的主張，是衆所周知的。可是杜魯門先生怎麼也變成了共產黨呢？原來杜魯門於二十七日召開了特別議會，並提出了十一點基本計劃咨文，主要地包括管制工資與物價、特別利得稅、建造房屋等。這一點點貌似進步的計劃不在前年提出，不在去年提出，偏偏在議會休會期間，在大選即將舉行之前，忽然冷水變熱地召集特別議會，提了出來。這明明是明知共和

黨反對，決無法實現，卻故意賣弄一下，來爲自己爭取選票而已。共和黨早已對此手段憤怒地指出爲『玩弄廉價的政治手腕』了。然而，單這樣口頭說說玩玩，已經使麥克考密克驚爲共產主義了。

麥克考密克接着說，『杜威代表什麼，我不知道。我只能從反面表示出來。他並不代表美國主義的。』

如所周知，麥克考密克的芝加哥論壇報，在被九十三位華盛頓記者公認的『最不公正和最不可靠的十種報紙』中榮居第二位。(Leo C. Rosen: The Washington Correspondents) 現在從麥克考密克口中喊出『美國主義』這名詞，而且就他的談話中可以看出，連杜威這樣鼎鼎大名的反共健將還够不上代表美國主義；顯然地，美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是處於怎樣兩個極端的。

那麼，究竟『美國主義』是什麼呢？

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八日的紐約郵報曾謂：『自由同盟所孵育的反新政小雞，正在孵育法西斯主義。』而這些被孵育的『小雞』中間有一個名叫『共和國哨兵團』的組織，會將社評

供給一千三百餘種報紙，力主「回到美國主義」。

赫斯特系報紙專欄作家貝格勒熱烈稱譽哈特是一個『公開地爭取美國主義』的戰士。而哈特是什麼人呢？他是『美國西班牙國家主義者聯合會』的首腦，是『美國向西班牙看齊』一書的作者，他正是在美國志願為佛朗哥宣傳的首腦人物。

『豪門美國』一書的作者賽爾提斯說，假使法西斯主義光臨美國，它將以『美國主義』的面目出現。他在該書（上海世界知識社譯本）如此說：

『全國製造商協會對美國反動勢力，供給了大批參謀本部的人才。製造商協會的構成份子，發動組織，或出錢津貼一切希特勒軸心國家及南美洲的法西斯運動，並且一當反動到了它的最後不可避免的地步的時候，即將以刺刀武裝自己，變為法西斯主義。如果法西斯主義光臨美國，則它將以美國大流氓胡狼（Huey Long）所稱它為『美國主義』的姿態出現美國，它只有在大金融及工業利益支持下纔能成功，正如德、義、日本、西班牙、葡萄牙、中國、希臘及其他國家的歷史所曾表現的一樣。』（見該書第一四一頁）

他又說：

「如果有人對所謂「美國主義」的反動或其土產的法西斯性質尚有任何懷疑的話，那末這些哨兵團的發言人之一已經把它闡述得很清楚了。耶魯大學的威爾遜（W. A. Wilson）曾建議修改憲法。他說只要從憲法中刪去一個語辭，那末美國理想就能達到了。」

『威爾遜道：「我的建議是刪去憲法第八節第一條中「一般的福利」這個語辭」。新共和雜誌的編輯，經濟學家喬其沙爾（George Soule）曾指出，雖則哨兵團的修正案可以防止政府替全體人民最高的利益服務，「然而實際上卻頗為不必要的，因為大多數最高法院早已很嚴格地限制福利這個辭的意義了。」』（同書第二三九頁）

所以，現在在美國所喊的美國主義，麥克考密克口中的美國主義，也就是大流氓胡狼口中的美國主義，也就是美國金融工業大亨們口中的美國主義，並不是別的，正是法西斯主義，是美國的法西斯主義。

二 就是法西斯主義

美國主義，就是法西斯主義的美國版。「美國第一」就是希特勒的亞里安種族優越論的美國版。「美國世紀」，就是希特勒的「新秩序」的美國版。

華萊士在一次公開的演講中會說：「美國已經成爲世界反動的中心了。」而摩萊在他反對塔孚特——哈特萊法案（奴役勞工法案）的運動中也會說，這是「美國走向法西斯的第一步。」可以說，賽爾提斯的論見，還是比較保守的。事實上，法西斯主義早已「光臨」美國了。賽爾提斯說：

「當反動乞靈於刺刀的時候，其結果就是法西斯了。」

「這就是在德國和義大利，在西班牙和其他國家所發生的。」（「豪門美國」第二二三一頁。）

他又說：

「被崇拜的潛伏中的法西斯可能性，那就是說，那最強大的反動勢力也許有一天……決定把他們百萬財富化在黑衫的刺刀上，而不再接受投票箱的決定了。被崇拜的法西斯幾乎受到每個人的保護，特別是報紙和無線電。某種暗中的陰謀是確實存在

的。」

「如果有一天，現在在美國努力傳播反動的那一批人士和組織，竟以他們百萬財富投資於一個自認爲暴動者如蓋拉特，史密斯之流，或由他支持的參議員之一；如果有一天那龐大的赫斯特——霍華特——麥克考密克——柏德遜——蓋拉特軸心在這些領袖之一的背後聯合起來，形成一個金錢、報紙、輿論、暴動和武力的聯盟，那末法西斯就要在美國代替了反動。」（同書第二三二頁）

賽爾提斯是太天真了一點的。當年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所以完全「乞靈於刺刀」，正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的缺點。今天美國法西斯已經改正了這缺點；它早已有了刺刀，卻藏在暗處使用，卻和金元聯合並用。金元比了刺刀厲害了無數倍，再以刺刀與金元互濟其窮，輔車相倚，比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單「乞靈於刺刀」高明得多。而況美國法西斯從來就沒有「接受投票箱的決定」，而是投票箱接受法西斯的決定的。投票箱既然是法西斯的裝飾品，那自然樂得保留下來作爲掩蓋罪行、欺騙人民的幌子。所以，假如像賽爾提斯那樣天真地一定要等到「乞靈於刺刀」，「不再接受投票箱的決定」纔認爲法西斯「光臨」美國，那恐怕永遠

不會有這樣一天，而事實上，法西斯卻早已高據在 Capitol 的寶座上了。

據紐約時報載全國海員工會通過一決議，指出國內爲首的法西斯份子是美國最大的敵人。決議案中稱：

「希特勒的代理人已經潛入我國國民生活的要津——大商業、國會、新聞界、廣播界。他們發狂地在從事淆亂和分化人民，使國家紊亂以及阻撓生產的工作。反猶，反其，反勞工，反黑人等等挑釁就是他們用來挑撥離間勞方與資方，工人與農民，以及某一團體對另一團體的方法。」

「我們重申我們對我們總司令及其勝利政策的衷心和熱烈支持……」

「我們籲請我們的總司令，調查並懲罰在大商業中以全國製造商協會爲代表的國民福利的敵人：（參議員）惠勒，尼葉，康納萊；（衆議員）狄斯，費許，（霍華德）史密斯；在報界的赫斯特，柏德遜，麥克考密克和霍華德；在宗教界的蓋拉特，史密斯，柯林神父等和三K黨。」

在一九二七年，墨索里尼上臺後五年，亦即是希森 (Hesssen) 築請所有德國大商人

津貼希特勒的那一年，哈潑固特（Norman Hapgood）在他的『職業愛國者』一書中揭發了若干雛形的美國法西斯組織。他說：「其中少數組織對它們的企圖毫不諱飾，它們是由認為紊亂中可使財富安全、而正在企圖製造一個可使金錢安全的世界人士所組織的。」

他接着說：

「大部份這些組織，特別是較小的，是由一般的大資產階級，或個別的因為布爾什維克而整夜失眠的大財主，或深懼激進份子的會議已威脅他們所打出來的天下的將軍們所支持的……」

『它們灌輸所謂愛國主義即是致力於商業特權的這一個思想；所以法律和官員應限制在這個定義下的不愛國的東西；所以唯一解決我們工業時代最大的問題即勞資糾紛的辦法，是鎮壓一方面。』

他最後把這些組織總括起來說：

「這些組織的精神和作風雖有程度上的不同，然而我把它們放在一起討論，因為它們有一個公共的企圖，想把這個高貴的名字和情操（指愛國）變成貪慾和懦怯的侍女。」

『主要的事實是：這種爲了服役於金錢而堅持對愛國主義的貶損，是受到在戰爭中發財者以及抑低勞工生活水準的人們最出力的支持的。』

而值得特別提到的，是美國大財閥的最早一次想在國內推行法西斯的陰謀。

『勃特勒(Smedley D. Butler)將軍曾在麥克考密克——狄克司頓(McCormick-Dickstein)委員會，即第一次非美活動委員會中宣誓所證，有人邀請他領導美國的法西斯政變，而且不止一次而是四十二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乃是山美國自由同盟，華爾街銀行家和經紀人，以及美國退伍兵團領導當局的諸領袖所主持的。』

『委員會刪去了摩根的法律顧問台維斯的名字。更刪去了各種證據證明彼等會商議可請勃特勒將軍帶領一支不下五十萬人的軍隊，並且計劃「由杜邦擔保」向賴明頓軍火廠賒取槍械和子彈……。「有一位杜邦先生是美國自由同盟的董事，杜邦家屬且握有賴明頓軍火公司大部的股權……。」委員會又刪去勃特勒將軍的證言稱策劃法西斯政變的人士曾向其保證謂三星期內必有一新組織成立，「而大約二星期後果然有自由同盟發現，其組織正如他對我所稱道的一般。』』（『豪門美國』第二四五頁）

而費城紀事報、紐約郵報及兩張卡姆賴報紙等比較嚴肅的報紙對於這陰謀更有生動的記載。（『豪門美國』第二四六頁）標題是：

三百萬元建立法西斯軍陰謀洩露

P. C. 法蘭區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勃特勒少將今日透露，有一批有錢的紐約經紀人會請他領導一個法西斯運動，在美國建立一個獨裁制度。』

勃特勒將軍曾在海軍陸戰隊任少將，於三年前退職，他今天是在國會非美活動委員會的祕密會議中洩露上述的消息。

『勃特勒將軍在出席委員會作證前會將如何受邀請的事詳細告訴記者。』

『他毅然凜然地說：「當然我就告訴這個法西斯運動的領袖們，我對法西斯主義或任何其他主義均不感覺興趣，我決不考慮任何這一類的提議。」』

『「整個的事件我以為頗有叛國意味。」』

『據他說是由一個與百老匯五十二號穆菲公司有關的麥克基爾（G. C. MacGuire）

先生來找他的，請他把五十萬退伍軍人編成一隊法西斯軍。

勃特勒將軍繼續稱：「麥克基爾來看我不久之後，他又安排紐約經紀人之一克拉克(R. S. Clark)到我新鎮區的家裏來看我。」

「克拉克的辦公處在華爾街十一號，據說他的財產在五千萬元以上。」

「勃特勒將軍又談到這個計劃的大綱，他說麥克基爾會向他保證「他們手頭已備妥三百萬元，準備開始這個組織……」」

「他的建議的主要點，是請我領導一個軍隊的組織……在華盛頓擇取政府的各機構……麥克基爾並向我解釋他們尚有其他兩個可做軍事的候選人，如果我不接受他們的邀請，那末他們將邀請即將在十一月二十二日任職期滿的美軍總參謀長麥克尼達(MacNider)。然據我所知，他們至今還沒有找過麥克阿瑟或麥克尼達將軍。」

勃特勒的證言有謂：如果非美活動委員會要知道這整個事件的真相，它應該召銀行家穆菲(摩根的銀行家，自由同盟的賬房)，史密斯(亦屬自由同盟)，麥克阿瑟將軍、退伍兵

團司令麥克尼達，以及吉亞尼尼銀行家貝爾格勒諾和陶萊——前退伍軍人麻省區司令和該組織的發起人之一。顯然委員會並不要知道真相。

勃特勒將軍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警告人民關於華爾街人物、自由同盟和美國退伍兵團諸領袖的計劃。將軍向人民作廣播演說稱：

『你以為要收買美國退伍兵團作非美的活動不容易嗎？你知道一般的退伍軍人多認為這個退伍軍人的團體是一個愛國組織，來紀念上一次的戰爭，一個促進和平的組織，照料上次戰爭中受傷的戰士和犧牲生命的戰士的墳墓。

『但是退伍兵團是這樣的嗎？不是的，在它受銀行家的控制時是決不如此的。幾年來銀行家為各級職員購置巨大的俱樂部，津貼其創辦費等等，乃企圖形成一個分裂離間的組織。幾年來領導着退伍兵團的一羣——所謂退伍兵團的御屬——並不對愛國主義、和平、大戰中受傷者或犧牲者發生興趣……他們祇在打算如何通過其上級而利用這批退伍軍人。

『不是嗎？甚至到現在，美國退伍軍人的司令還是一個銀行家——一個一定知道參